
明史

明史卷二百六十二 [illegible]卷亦作卷二百十二 列傳六十三

曹鼐 張益 鄺埜 王佐

丁鉉 王永和 鄧棨 龔全安等

曹鼐字萬鍾寧晉人少伉爽有大志事繼母以孝聞由鄉舉宣德初中會試副榜授代州訓導上章言臣年少學問未充不敢為人師願進業太學或授別職自効宣宗以鼐能不自滿嘉之命授縣幕俾習民事且以餘力進學遂改泰和縣典史力學不倦七年以督工匠至京師疏乞入試從中順天鄉舉明年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鼐始入翰林

為修撰英宗即位充經筵講官宣宗實錄成進侍講錫三品章服五年入直文淵閣參預機務初大璫王振用事一日語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亦尚年倦勤矣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榮語士奇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内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當奈何不如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翼日遂列侍讀學士苗衷侍講讀士馬愉及鼐等名以進於是愉鼐被擢用鼐為人內剛外和通達政體榮既殁士

奇常病不視事閣務多決於鼐英宗以為賢九年進
翰林學士吏部左侍郎王振雖專愎然頗敬鼐鼐雖
事調護多引正人列於清要以自助也先入寇振挾
帝親征朝臣交章諫止皆不聽鼐與張益以閣臣扈
從未至大同士已乏糧宋瑛朱冕全軍覆沒諸臣又
請班師振不許趣諸軍進大將朱勇膝行聽命尚書
鄺埜王佐跪草中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言天象
示警若前恐危乘輿振詈之曰爾何如若有此亦天
命也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
進振終不從既而前驅敗報踵至始懼欲還定襄侯

郭登言當自紫荆關入鼐益以閙行營趨紫荆載與
十餘里復折而東趨居庸未至次土木寇大集且遣
使通和帝召鼐草詔答之振急令移營行列大亂寇一
騎躁陣而入帝突圍不得出擁以去鼐益等遂俱及
於難景帝立贈鼐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
文襄官其子恩為大理評事英宗復位加贈太傅改
謚文忠復官其孫榮為錦衣百戶鼐弟鼒由進士歷
吏科都給事中張益字士謙江寧人永樂十三年進
士由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預修太宗仁宗實錄
改大理評事預修宣宗實錄改修撰博學強記詩文

操筆立就三楊雅重之尋進侍讀學士正統十四年入直文淵閣在職地來三月遂蒙難以從景帝立賜學士諡文僖曾孫琛進士嘉靖初歷官南京右都御史

鄺埜字孟質宜章人永樂九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成祖在北京或奏南京鈔法為豪民沮壞帝遣埜廉視衆謂將起大獄埜執一二市豪歸奏曰市人聞令震懼鈔法通矣事遂已倭犯遼東戍守失律者百餘人皆應死命埜往按問埜具言可矜狀帝為宥之營造北京執役者鉅萬帝慮病者不時得醫藥命埜察之

埜稽諸悲勤病者多不死十六年有言秦民羣聚謀
不軌者推埜為陝西按察副使勑以便宜調兵勦捕
埜白其誣乃止命者妄言冀脫死詔誅造誣者宣德
四年關中饑埜分地賑濟民賴全活在陝久刑政肅
簡陝人德之以父憂歸服除擢應天府尹蠲除苛急
之政市征田稅皆酌其平豪猾不得為輕重正統元
年進兵部侍郎尚書王驥奉出巡邊埜獨任部事詔
特除其戍籍時邊陲多警將帥無人埜請令中外博
舉謀畧材武之士以備任使四年京師霖雨自劾奉
職無狀乞罷歸田里帝優旨譬之王振私人徐晞為

兵部尚書楚以正自持不激不隨帝亦雅重之十年代帝爲尚書舊制諸衛自百戶以下有當代者必赴試京師其道遠無資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楚請咨都司試之人以爲便或謂其紊舊制楚曰治軍吾職也當爲國家惜力養銳以備不虞利害吾自任之也先入寇王振力主親征不與外廷議可否詔下楚上疏言也先入犯一邊將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生靈奈何不自重乎不聽既啓駕出關力請回鑾王振怒令與戶部尚書王佐皆隨大營楚墜馬幾殆或勸留懷來城就醫楚曰至尊在行敢托疾自便乎車駕次

宣府朱勇敗沒埜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又請行在中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言何得以死懼人振愈怒叱左右扶出埜與佐相對泣帳中明日師覆埜死年六十五埜爲人勤廉端謹性至孝父子輔爲句容教官教埜甚嚴埜在陝西久思一見父爲謀聘父爲鄉試考官子輔怒曰子居憲司而父爲考官何以防閑馳書責之埜又嘗寄父一褐子輔復遺書責曰汝掌一方刑名當洗冤釋滯以無忝任使何從得此褐乃以污我封還之埜奉書跪誦泣受教景泰初贈埜少保官其子儀

為主事成化初賜謚忠肅

王佐海豐人永樂中舉於鄉卒業太學以學行聞擢吏科給事中遷左給事中器宇凝重奏對詳雅爲宣宗所簡注宣德二年超拜戶部右侍郎以太倉臨清德州淮徐諸倉多積弊勅佐巡視平江伯陳瑄言漕卒十二萬人歲漕艱苦乞僉南方民如軍數更番轉運詔佐就瑄及黃福議佐還奏東南民力已困議遂寢受命治通州至直沽河道已赴宣府議屯田事宜英宗初立出鎮河南歲中又命督甘肅軍餉已又理長蘆鹽課提督京倉佐胸懷洞達所至事無不辦人

皆愛而敬之其督倉場最久號能革弊在河南時疏言軍衛倉奸蠹百端請領於有司天下便之正統七年遷尚書坐事下吏已而獲釋時軍旅四出耗費動以鉅萬府庫空虛佐從容調劑節縮有方在戶部久不為赫赫名而寬厚有度政務紛紜未嘗厭學人稱其君子與鄺埜同死難贈少保官其子道戶部主事成化初謚忠簡

丁鉉字用濟豐城人永樂進士授太常博士歷工刑吏三部員外郎進刑部郎中正統三年超拜刑部侍郎決獄稱平嘗理茶法於蜀奏減其常數以供豐歲又

嘗賑饑江淮及山東河南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大獲
倉廩悉停不急務民賴以甦來居恂恂若無所能及
臨事亦勁路辨英宗親征鉉與王來和俱以侍郎扈從
同死於鷂兒嶺來和字以正崑山人少至孝父病伏
枕并八年承和侍湯藥無少懈永樂中舉於鄉以親
老不赴會試乞叙職便養歷嚴州饒州訓導以蹇義
薦爲兵科給事中書勅都督王彧鎮薊州縱寇出關
錦衣指揮馮順怙寵驕恣諸不法事持節冊封韓世
子妃糾正中官褻傲之罪以勁直聞正統六年進都
給事中八年擢工部右侍郎捕蝗江北治呂梁二洪

又治沙灣決河功不成而罷從征死於土木景泰初
贈鋐刑部尚書永和工部尚書鋐子琥永和子欽賢
俱官大理評事後賜鋐謚襄愍永和襄敏
鄭榮字孟璜南城人永樂末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奉
勅巡按蘇松諸府期滿將代去父老二千餘人詣闕
赴闕下乞留一年得請旋以憂去宣德十年陝西闕
按察使詔廷臣舉清慎有威望者以聞大學士楊士
奇薦榮遂以命之榮單車就道不携家累風裁凜然
正統六年入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英宗北征榮扈
從師敗居庸關疏請回鑾以兵事專屬大將至宣府

大同復再上章皆不報土木之變同行者語曰吾輩可自脫去禁曰鑾輿失所我尚何歸主辱臣死於此遂死於難景泰元年贈右都御史官其子瑞為太理右評事後謚襄敏英宗之出也備文武百官以行六師覆於土木將相大臣及從官死者不可勝數文蔡自蔡而下卿寺則左通政龔全安太常寺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寺少卿劉容尚寶司少卿凌壽全安蘭溪人以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遷至左通政沒贈通政使養正名蒙以字行瑞安人以善書授中書舍人累官至太常少卿仍繕書文淵閣沒贈太

常卿慶祖溧陽人一居上元人俱由樂舞生累陞
太常少卿没俱贈太常卿與全安等俱錄其子爲殿
應容壽二人無考給事中則包良佐姚銑鮑輝良佐
字克忠慈谿人以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嘗上言吏尚
考課未精宜選清望大臣巡察又言福建官司貪贓
政弊宜正刑章俱報可銑字孟聲侯官人永樂末舉
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兵科給事中二十餘年不離
省署人服其恬淡輝字叔求浙之平陽人以進士授
工科給事中沖闕刑科數有建白嘗論有司抑配商鹽
欵恤於此州縣官考滿夤緣保留爲奸均宜禁絕從

言山東陝西及畿輔諸府歲饑民流請遣大臣出賑寬
其徭賦又言承平日久天下兵衛多缺弛宜董之懲
臣嚴加簡閱又言瓦剌使臣入貢勿令得易釜而攜
帶以歸資其兵器皆見施行監察御史則張洪黃裳
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洪安福人
正統十年進士裳字元吉曲江人以進士授監察御
史疏中奏議多出其手法司會讞疑獄裳片言立決寃
言寧波紹興台州三府疫死三萬人死者宜蠲租存
者宜賑恤又言計道考滿黜陟當出自上裁不應自
吏部奏升並見採納巡視兩浙鹽政言所過洪水溺

漫田廬禾稼大半淹沒若不賑濟無以存活帝命琬

淮徐濟寧諸府州稅糧若草十之三仍發廩賑濟貞

懷遠人正統七年進士祐字天錫貴州婺川人父往

田間為虎所噬祐持挺奮擊之得免舉於鄉卒業國

學常師諸生救祭酒李時勉旋登進士拜四川道御

史以謇諤聞竑字太和巴人正統七年進士存德字

居敬蘭谿人正統十年進士祥鳳字鳴皐莆田人貢

鄉舉授鄞縣訓導擢御史惟誠廣無考部曹剛郎弟

齊涇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遜瑞主事俞

鑑張璿鄭瑄鑑字沆告祠誠人以進士授兵部職方

司主事駕北征郎中胡寧當從行以病求代鑑慨然許諾或曰家遠子幼奈何鑑曰為國臣子敢計身家尚書鄺埜知其賢數與計事鑑曰無他惟有力勸班師耳時不能用璿字廷玉慈谿人以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尋改北尚書金濂性明敏頗輕屬吏璿嘗抱成案輒所鞫囚姓名罪狀矢口如流不煩省閱濂甚敬禮焉趙濟寧人正德十年進士其六人無考又有中書舍人俞拱潘登錢曷大理寺寺副馬預行人司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堅昌吉水人宣德八年進士如墉字本崇廬陵

人以進士授行人從北征瀕行訣妻子誓以死報國爲翰林劉儼銘其墓儼驚拒之如璿笑曰行當驗耳途中與呂作爲歌詩相倡和皆慷慨誓死之言後數日竟死其拱等七人無考景帝立既贈卹諸大臣自給事御史以下皆擇勅褒奬錄其子爲國子生又有孫祥者大同人正統十年進士由兵科給事中擢右副都御史守備紫荆關也先兵過關都指揮韓青出戰死孫祥督兵巷戰兵潰被殺言官誤劾祥棄城遁去冤退宥司僚閲得其屍於戰地嘆而瘞之採收關祥弟祺詣闕言冤詔卹其家又謝澤者上虞人由南

京刑部主事出為廣西參政正統末推通政使守備白羊口王師敗於土木守邊者無固志澤與其子儼訣而行受事未數日也先兵大入守將呂鐸遁澤督兵扼山口大風揚沙不辨人馬或請移他關避敵澤不可忽至衆潰澤按劍厲聲叱賊遂被殺事聞遣官塋祭錄儼為大理評事

論曰土木之役蓋狃於喜峰口之捷而不知此時宣宗躬馭武畧輔佐得人其料敵審而備患周也若乘輿闇機密身冒六師竟乃懾於宦豎始為僥倖之謀一時扈從諸臣莫不束手以殉嗚呼當武宗南之際

廷臣叩門極諫者以百數振難横暴何遂無一人敢
嬰其鋒耶國勢凌夷士氣薾靡如此則其敗衂不亦
宜乎嗟嗟誰實秉鈞不能不為之悼惜也已

明史卷二百十三　　列傳六十四

劉中敷 子璉 孫機　金濂　張楷　張鳳 沈固

何文淵　石璞　王巹　陳鎰

羅通　楊寧 李賓　侯璡

王來 弟昂　孫原貞 薛希璉

劉中敷大興人燕王舉兵以諸生守城有功授陳留丞九年秩滿擢工部員外郎仁宗監國嘗命署部事遷江西右參議有政績宣德三年遷山東右參政居三年進左布政使中敷為人質直廉靜吏民畏懷嵗以役言于巡撫減賦三之二正統改元丁父憂奪情

執事俄召拜戶部尚書時英宗沖年踐祚懲羣下欺
已治尚嚴而中官王振潛用事亦欲假以立威屢摭
大臣小過導帝用重典故當是時大臣下吏無虛歲
而中敷踈於理劇尤爲振所挫三年振以京軍例於
通倉給芻中敷令支於京倉諷給事御史劾之遂與
左侍郎吳璽等下獄六年宣府應給軍士冬衣隆慶
衛備不足所司請萬億倉補給中敷許之言官劾其
專擅謂法司於內廷鞫治奏罪當流輸贖還職帝特
宥之其冬中敷璽及右侍郎陳瑺以京師芻乏供御
牲馬請分牧民間帝以章示言官言官劾其變亂成

法並下獄論斬詔荷校長安門外凡廿六日而釋居
無何忌劉吉貢當路聞焉驗留養太同者幾何勿藏
幾何中數不能對其與靈璧論斬繫獄中數以母病
得許歸省明年冬當來因法司奏請命靈璧戍邊中
數從毋終其奏已釋為民中數數下獄本無大過帝
屢察察示明而根復以酷暴助之楊士奇楊溥猶在
係莫能救也景帝立起為戶部左侍郎兼太子賓客
居無年卒中數根性淡泊食不重味仕宦五十年家
無餘貲子璉登正統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累官
大理寺卿璉生公卿家而恥事華靡居官剛果不妄

隨葬以被背左遷遼東苑馬寺卿卒子機幼有異性父卒家人泥日者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相值火不克葬機曰顧以我所值年月葬父可乎衆從之乃克葬長登進士第入翰林正德中屢遷吏部尚書俄乞歸起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流賊犯江上衆議擇將遣都督李昂自貴州罷官至機即名任之昂以無朝命辭機曰我先奉勅言勅所不載聽從宜區處此即朝命也衆服其膽識致仕歸卒

金濂字宗瀚山陽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宣德初巡撫廣東廉能為一時最改按江西浙江捕崇德

臣盜平康不獲坐免已而康被執復官尋建言郡縣
吏多貪濁宜勅按察司巡按御史察果廉能者以聞
如洪武間故事遣使勞賚則清濁分循良勸帝嘉納
之七年用大臣薦遷陝西副使奏言西安府舊領鐵
斛銅尺木秤故吏不敢為弊今甘肅諸衛無之奸弊
滋起乞通行天下遵舊式製用使官民畫一從之正
統三年擢僉都御史叅贊寧夏軍務寧夏舊有五渠
至是鳴沙洲七星漢伯石灰三渠淤澁請濬之溉蕪
田一千三百餘頃時詔富民輸米助振千石以上褒
以璽書旌言邊地粟貴請并旌不及千石者由是儲

粟覓、長居三年路僉都御史盧睿與濂更代歲餘睿召還濂復出鎮尋加右副都御史與睿互代者再八年秋拜刑部尚書安鄉伯張安與弟爭祿路速治法司謂當戶部按問戶部復言事屬法司爲言官所劾於是濂及戶部尚書王佐右都御史陳鎰等俱下獄數日釋之十三年福建賊鄧茂七等爲亂遣都御史張楷征之不克乃大發兵命寧陽侯陳懋等往討而以濂參其軍務比至御史丁瑄已大破賊茂七死餘賊擁其兄子伯孫據九龍山以拒官軍濂與衆謀曰賊負險難力攻請羸師誘敵而別選精兵伏山後俟

彼空壁出伏兵乘虛入其壘破之必矣衆從之遂會
伯孫帝乃令稍移師討浙寇而留濂擊餘賊未下者
遂進處既寧賊林拾得等獲之斬首四百餘級會英
宗北狩兵事稍各還科道交章劾濂等無功景帝不
問加濂太子賓客未幾調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
四方用兵需餉急濂有心計綜核纖悉無遺又大會
廷臣議上撙節便宜十二事國用得無乏而福建賊
羅丕廖寧復起言官劾濂等養寇殃民帝責令自陳
濂等輸罪宥之初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天下田租
十之三濂慮國計絀檄有司但減米麥其折收銀

布絲帛者徵如故民頗怨學士江淵以爲言濂內銜
抵云無有給事中李侃等請詰天下有司違詔故濂
恐事敗乃言銀布絲帛詔書未載若槩減免國用何
資於是給事御史劾濂失信於民爲國斂怨且發其
陰私事帝欲宥之而侃與御史王允上殿力爭遂下
都察院獄未幾釋之削宮保調工部吏部尚書何文
淵言經理財賦舍濂未見其可乃復還戶部濂上疏
自理乞骸骨帝慰留之東宮建復其宮保五年二月
卒官以軍功進封沭陽伯謚榮襄濂剛果有才所至
以嚴辦稱然褊急不能容物接下多暴怒在刑部值

王振用事數以私怨興獄而濂持法頗刻深其為戶部多方徵斂雖一時賴以足用而國體民力不暇恤世太太以是少之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末年進士宣德初授南京御史劾罷尚書趙羾侍郎俞士吉有直聲正統中出為陝西屯田僉事政職修舉甘肅總兵官任禮等請以楷代曹翼為巡撫不許未幾督糧副使鈌軍民千餘合詞保楷堪任遂以命之楷博學多才鎮守中官以才兼文武薦驛名至京試之即擢右僉都御史其督師討賊也帝已命丁瑄便宜撫勦及楷至建寧頓兵不進日置酒賦詩為樂既而聞瑄

殺賊爲馳至延平冒其功而茂七實指揮劉福所斬福不平愬之懋以聞於是言官交劾而楷討浙冦又無功乃召還奪職天順初遇赦復官致仕明年入謝會陝西用兵使督軍餉還爲南京右僉都御史四年入賀卒於京

張鳳字子儀安平人父益官給事中永樂八年從成祖征漠北没於陣鳳登宣德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獄江西奸民謀叛獄平反數百人以是知名正統三年法司坐事盡繫獄遂擢鳳本部右侍郎以主事擢侍郎時未有也居數年改南京戶部適尚書久未補

鳳尋主部事上言留都重地宜歲儲二百萬石爲根
本計從之遂爲令先是南京糧儲以都御史督之至
是命鳳兼督鳳居官廉謹臨事善執法時號張板九
年秩滿進左侍郎景泰二年用大學士陳循薦推尚
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五年戶部尚書金濂卒召鳳
代之時四方兵革雖息而災難洊臻景帝念民困晏
詔議寬恤鳳偕廷臣議上十事明年復先後議上八
事咸報可鳳以災傷蠲賦多國用益絀乃奏言國初
天下田八百四十九萬餘頃今數既減半而水旱率
蠲其租國用何以給京畿及河南山東無額之田甲

方墾闢乙即許其漏賦致爭訟不已請自今悉準輕
則徵租不惟永絕競端且少助軍國費疏入從之户
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擅更祖制禮科給事中楊
鋌等復爭之帝曰國初都江南轉輸易今居極北供
億勞苦可守常制耶竟如鳳議帝寬恤詔雖屢下而
四方服去荒者猶未已鳳以國計為憂恐所司妄報
請令巡按御史勘實議者非之英宗復辟調南京户
部居五年卒鳳有孝行性淳樸喜飲酒客至輒留飲
人樂其真率篤於朋友嘗有故人死家貧母老子幼
鳳聘其女為侍姊撫其子而養其母終身同學友蘇

洪性強傲好面斥鳳鳳嘗從下之及為鳳屬官猶然
鳳待之如初繼鳳為戶部者沈固丹陽人永樂中舉
於鄉授沂州同知州西賈山社故產銀鑛或聞於朝
下所司覈實固言鑛誠有之然開之則利少而費多
且勞民恐致變遂寢歷戶部郎中山東參政仁宗嗣
位命往治大同總兵官機宜文字且理軍餉宣德七
年侍郎柴車行邊請軍士私墾田每頃徵糧十石固
言邊地瘠薄太宗皇帝勅諭軍民墾荒者永不起科
今畝輸一斗視民租反重請輕之便帝從之滿九載
增秩二級正統四年巡撫盧睿劾其馭下無法致盜

糧十八萬石明年復爲給事中焦起良等所劾帝皆不罪再以九載滿加戶部右侍郎督餉如故遭母憂奪情視事固以中官王振勢盛欲附之乃上疏曰臣觀天文帝座旁有宦者星故周官設常侍之職自是以來代不乏人方今文武各宣力於外而護聖躬翊皇化奉使絕域保障岩疆則內臣功尤著請如外臣例給賜誥敕榮其身家帝以無故事不許景泰改元加左都御史仍理邊餉屢以乾沒爲言者所論總兵官郭登亦劾之遂召還令致仕而命御史偕戶部郎覆覈諸邊錢穀由國侵耗多也初英宗北狩過大同

斂括金帛倘敵闌出謁傾府庫以獻而郭登一意拒
奇英宗由是憾登而德固及復辟石亨又薦之遂召
爲戶部尚書固素不修名檢及是年益衰政績無聞
此事死固亦乞休去成化初卒
何文淵字巨川江西廣昌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
史歷按山東四川發奸摘伏黜貪殘曉內肅然爲蒙
奸民付伽私其知府祿昭妻懼誅告昭反詔發軍會
討文淵知其誣檄止所調軍而白其罔宣德五年用
都御史顧佐薦擢知溫州府舊額田十畝以其三
爲陸田俾輸麥稅視水田特重文淵奏請均之商稅

舊徵錢鈔洪武中許稅課司遠者易金銀進是時金銀既有禁而温之商稅魚課猶徵銀輸者大困文淵請聽納鈔皆報可青田豪民徐成不輸賦縣使糧長葉孟圭督之孟圭故與成有郄因率五百人攢成屋掠其財成訴於官三司欲兵之文淵曰青田俗獷悍國初嘗反今犯法者數百人不可盡捕乃名孟圭譬以禍福令還所掠葺其屋事遂定居六年政教大行監司上其績命增俸二等賜璽書獎勵以尚書胡濙薦擢刑部右侍郎出督兩淮鹽課舊制灶丁悉免徭役後法廢灶事困至是文淵奏復之正統三年兩以

議獄不當與尚書魏源下獄皆得釋文淵在朝多建
白嘗請律給罪人衣糧父母老疾無養者許奏
狀贖今皆不然請如律又言學校之外宜勑提學官
廣詢山林畎畝有好學而孝弟信義著鄉里者復其
身俾得為學應科目則人才日盛淮揚饑發廩賑濟
文淵謂倉廩之積有限江海之利無窮請弛川澤禁
以便民皆從之六年正月朝議大舉兵征麓川思任
發文淵疏諫曰麓川徼外彈丸地僅數百里人民不
滿萬餘大軍臨之自無不克然得其地不可居得其
人不可使莫若令雲南守將屯兵全境且耕且守而

令三司官使使撫壽彼必畏威感德稽首來王則遠人獲更生而朝廷亦免調兵轉餉策之善者也帝下其議僉曰封之便於是西南騷動僅乃克之而失迄及其冬以疾乞歸景帝即位起吏部左侍郎尋進尚書佐王直理部事東宮建加太子太保以銓選涉私爲御史練綱等所劾帝宥之旣而災異見六科都給事中林聰等偕諸御史共劾大臣不職者言文淵險邪貪黷帝亦不問文淵再疏乞休已得請越數日復留右庶子周旋溫人也疏言文淵林聰等攻益力并劾旋御史書凱獲逮諍之衆淵遂與旋俱下獄文淵

雅善太監興安其復留也安有力焉聰劾疏有囑內
臣語安恐請帝詰主名聰難斥言安第云文淵每行
致徑稱內臣請屬故臣等以爲言於是釋文淵命致
仕英宗復位削其加官而文淵以前議易儲言父有
天下傳之子主者遂入之詔書深懼禍及至是或傳
朝命遣逮捕遂自經死子喬新自有傳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永樂九年舉於鄉入國學選授
御史宣德初鎮守寧夏保定伯梁銘不法璞偕同官
劾之銘逮下獄英宗即位超遷江西按察使坐贓因
反獄奪冠帶視事久之益不獲降副使璞才長理劇

尤善斷疑獄有民娶婦三日歸寧而失之婦翁訟婿殺女婿不勝拷掠誣服論死璞疑之屢訊不决禱於神夜夢神示以麥字璞思曰麥有兩人夾一人也吾得之矣比明坐聽事械囚趣行刑囚未出遙見一童子窺門屏間命捕入則道徒也叱曰爾胡為至此得非爾師令爾偵其囚事乎童子大驚首實果二道士素與婦通邀而匿之槁麥中立捕論如法人以為神號曰斷鬼石在江西數年風紀整肅甚有時譽雖婦人豎兒無不知有石憲使者歷官山西左右布政使時權中官王振貴歸蔚州祀其祖墓璞承奉惟謹振

悅遂召為工部尚書處州賊葉宗留作亂總兵官徐
恭等出征以璞參其軍事師未至宗留已為其黨陳
鑑胡所殺巡撫張驥招鑑胡降之賊勢稍息璞等逗
遛無功為御史所劾命俟師旋罪之已而景帝嗣位
召還論功兼大理寺卿尋出募山西義勇還朝會中
官金英有罪下獄法司劾璞嘗賂英遂并下璞獄罪
當斬帝特宥之出理大同軍餉景泰二年寇犯馬營
廷議舉璞總督宣府軍務璞至而寇已退還理部事
河決沙灣命璞治之璞以決口未易塞濬渠自黑洋
山至徐州以通漕艘而沙灣之決如故再命內官黎

賢阮安御史彭誼助之乃於沙灣築石堤以禦決河開月河二引水益運河以殺水勢至三年五月決乃塞東宮既建加太子太保其年冬璞上言京師盜賊肆行多出軍伍間有獲者輒云糧賞虧減妻子饑凍故冒死為盜又聞南畿山東河南被災窮民往往聚劫掠不及今撫循恐方來之憂甚於邊患至若口外守軍夜行晝伏艱苦萬狀今邊鎮未靖正宜增餉以作士氣乃反減其月糧此實啟盜憾國之端非節財足用之術也乞敕所司汰冗官去蠶食蠲被災之賦停不急之徵則民困既蘇兵餉自足帝深納其言尋

多議行明年沙灣復決璞再往治之以母憂歸五年起復尋改兵部尚書與于謙協理部事七年湖廣苗亂璞總督軍務討之英宗已復位命璞致仕天順四年以李賢薦名望欲用之而璞老且瞶乃以為南京左都御史荒耄不任事為錦衣指揮門達所劾罷歸卒初璞在山西其妻與諸僚妻燕歸有愠色璞問故對曰今日比肩珠綺焜錯吾獨蕭然荆布甚不稱布政使妻也璞笑曰爾何坐曰席首璞曰使吾墨於官汝安得此座耶歸之日室廬不完先璞為工部尚書

苟王璧鄒人永樂中登鄉薦入國學授蘇州府同知

歷山東左布政使所至有惠政正統六年入為工部左侍郎時新作京衛武學丞等請暫留舊學俟擇地改創帝怒下丞及右侍郎張琦於詔獄已而釋之未幾進尚書丞為人篤實廉慎狷介不阿數為王振所侵侮故未衰即引年去士論高之家居十五年卒

陳鎰字有戒吳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還湖廣副使歷山東浙江省有聲宣德十年擢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時北方饑民多流移就食他府鎰道出大名見之疏陳其狀詔有司招撫復業免其賦役正統改元鎰言陝西用兵供費鉅萬民力困竭部派徵物料

乞悉停免詔可鎰敏政公勤庶務畢舉朝議以為賢
二年命巡撫延綏寧夏邊境鎰條奏軍民便宜多所
廢置以西安平涼鳳翔鞏昌慶陽漢中六府饑疏請
賑貸得發倉儲三十餘萬石五年帝從輔臣請修備
荒救政鎰請遍行於各邊由有塞上咸有儲蓄明年
春以鎰久勞於外命與王翺歲一更代七年翺調遼
東鎰復出鎮既而歲滿當代以陝人乞留詔仍舊任
時鎰所部八府多儲蓄有軍衛者足支十年無者直
可支百年鎰以陳腐委棄可惜請每歲春夏時給官
軍為月餉不復折鈔從之九年春進右都御史鎮守

如故其秋鎰言秦中久旱民饑至鬻男女續食臣發廩賑濟贖還四千人餘未贖尚多乞蠲租十之四得蠲者四十八萬餘石已命巡視甘肅寧夏延綏邊務聽便宜處置明年以災沴頻仍條上撫安軍民二十四事帝嘉納多議行之其冬還理院事也先將入犯命出撫畿南事寧召還進左都御史景泰二年陝西饑軍民萬餘人控所司曰願得陳公來活我監司以聞帝慰諭遣之鎰至是凡三鎮陝先後十餘年為政慈惠陝人戴之若父母每還朝必遮道擁車泣再涖則歡迎數百里不絕其得軍民心前後撫陝者莫及

也三年春名還加太子太保時謚與王文並掌都察院而文專厲威嚴諸御史畏之若神謚性寬恕風裁未若文之峻整故其在朝譽望損於巡撫時明年秋以疾致仕卒贈太保謚僖敏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巡按四川都指揮郭贇與清軍御史汪琳中交通爲奸利通劾奏逮治三殿災偕仝官何忠等極陳時政闕失忤旨出爲交阯清化知州宣德元年黎利反成山侯王通戰敗擅傳檄割清化迤西界賊時賊方圍清化通與指揮打忠率衆堅守乘間出破賊殺傷甚衆賊將

遁而撤至衆驚懼通曰吾輩殺賊已多出城必無全理與其就縛曷若盡忠而死乃與德奬勵軍民城守益固賊久攻不下令降將蔡福馳城下説降通登陴大罵賊知城不可拔引去通始率吏士歸宣宗獨奬勞之改戶部員外郎出理宣府軍餉奏言朝議儲餉開平令每軍運一石又當以騎士護行計所費率六石七斗而致一石今軍民多願輸米易鹽請損舊例五分之二則人自樂輸餉足而兵不疲帝可之正統初遷兵部郎中從尚書王驥整飭甘肅邊務以貪濫事爲驥所覺驥還通奏邊情卽疏通罪以聞遂下獄

翊廣西容山關官已調爲東莞河泊所官都督曹儉薦其有文武才宜召用吏部執不可遂止景帝監國以于謙薦起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議進郎中及帝卽位進右副都御史時也先破紫荆長驅犯京師别部攻居庸甚急會天大寒通令老弱汲水灌城氷堅滑不得近七日乃遁走通追擊破之景泰元年召入參贊京營軍務兼理院事上言諸邊報警率由守將畏縮調設詐以惑朝廷向者賊犯京師諸將斬賊幾何而獲官者至六萬六千餘人輦下且然何况塞外且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於寒微宜博搜將士中如

信宜者與議兵事若令腰玉珥貂皆茍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憎賢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議也意蓋詆謙與石亨策謀疏辨言緊責邊報不實即恐有警專務掩匿不至誤事官軍升級在類行者萬九千八百餘人及陣亡三千餘人而已安所得六萬六千人通既以爲濫宜悉追奪有如韓信稱直者乞就令指薦并錯罷臣營務俾專治部事廷臣合詞留謙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給事中葉盛等言通奮以知兵名用不宜兼理院事乃解其兼職先是塞上軍民多爲寇所掠通請榜諭邊能自歸者軍免戍守

三年民復徭役終身又請懸封爵重賞募能禽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者已又言古之將帥務搜拔衆才如知山川形勢者可使導軍能騰高越險者可使覘敵能風角鳥占者可使備變令軍中未見其人乞勑廷臣各舉所知送臣等考驗詔皆行之時于謙以山西近寇請遣大臣往鎮楊洪亦乞重臣護軍餉大同帝以命通通不欲行請得與謙洪俱謀言國家多難非臣子辭勞之日奏乞躬往帝不允卒命通通本謙所舉用而每事抵牾人由是不直通二年冬召還仍贊軍務東宮改建加太子少保上言寇所恃者

馬也今貢使三千餘人携馬四萬餘匹宜量增價酬之彼見價增則後來益衆此亦強中國弱外裔之一策也帝以所貢馬率不堪用若增價正墮賊計寢通奏四年進右都御史贊軍務如故通小有才好大言遇人輒談兵喋喋不已然多不可用明年自陳殺賊功求世襲武職爲給事中王鉉所劾帝釋不罪英宗復位又自陳創謀迎駕仝入南城爲石亨等所蔽乃授其二子所鎮撫天順三年致仕歸卒

楊寧字彥謐歙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寧爲人機警有才能蔚有時譽正統初從尚書魏源巡視

宣大四年與都督吳亮征麓川賊思任發既至賊敖軍門約降主將許之寧曰兵未加而先降是誘我也宜嚴兵待之不聽令皆運金齒未幾賊果大至王師敗績還劾諸將獲罪擢寧郎中從王驥征麓川至騰衝破賊巢穴寧與太僕少卿李賁督戰有功師還寧超拜刑部右侍郎賁擢工部右侍郎尚書鄺埜以賁知兵奏調兵部賁長洲進士居鄉未嘗以貴加人每出入必步過里門鄉人稱之後卒官寧遭母憂奪情視事九年代侯璡參贊雲南軍務有土酋恭項者嘗隨征有功寧奏置麓川宣撫司以項爲宣撫又以

勝衛地要害與都督沐昂協謀築城置衛設戍兵控制諸蠻邊方遂定居三年召還閩浙盜起流刼旁近命寧往鎮江西寧至修城練兵守禦甚備賊至輒擊敗之暇則詢求民瘼士民懷服景泰初召拜禮部尚書偕胡濙理部事二年迤北可汗遣使入貢寧言敵情多猜忌宜留可汗使致日晏勞賜予視也先使倍厚則二人必內相忌而稷邊之患緩矣帝以待遠人當務誠信不許其冬以足疾調南京刑科給事中延德嘗匿惡軍薦其才學為吏部所劾詔罪德而宥寧七年南京御史莊昇等劾寧及工部尚書王來應天

尹馬諒不法詔遣鞫道官覈之未竣而寧等力訴言官譖都御史軒輗覆覈之事下都察院遂劾寧等瀆制言官請置於理詔免其罪但錄狀示之寧雖有不智而善交權貴于瑞方一歲自叙前後戰功乞世蔭遂得新安衛副千戶英宗復位命致仕踰年卒

侯璡字廷玉澤人少慷慨有大志登宣德二年進士授行人八年爲撒烏蒙土官爭地相讐徵詔遣行人章聰及璡往諭解之正其疆理而還明年副侍郎章敞使交阯命黎麟權署國事抵關關門卑先驅請傴而入璡叱曰此徇竇耳土人由之固當奈何辱天使

交人懼爲毀關乃入於是事璡加謹及歸親邊無所受有御史劉濱賍酒璡舉奏之黜爲典史璡尋遷兵部主事正統初從尚書柴車等帥師出鐵門關禦阿台有功進郎中六年從王驥征麓川至金齒驥自統大軍擊思任發而遣璡援大侯州賊衆三萬至璡督都指揮馬讓盧鉞迎擊敗之斬賊三百五十賊遁遂由高黎貢山兼程夜行會大軍壓其巢遂平麓川師還以功拜禮部右侍郎出鎮雲南驥再討麓川璡以功遷左侍郎召還以楊寧代鎮尋調兵部十一年代寧撫鎮雲南思機發屢抗命驥復請征璡與驥等進

淩金沙江大破之甚哭山璽書褒勞賚金帛景帝勑貴州苗韋同烈叛攻圍新添平越清平興隆諸衛命瑛總督貴州軍務討之時副總兵田禮已解新添平越圍瑛遂遣兵攻都盧水西諸賊賊敗水西至貴州道始通瑛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師開畢節諸路撒普安土兵攘安南衛而自率師攻破紫塘獨勸等寸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楷老堡解清平圍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自是與降抵鎮遠道皆通捷聞進兵部尚書進充賞敗會其偽王王阿同并其黨三十四人別賊阿趙偽稱

趙王率衆掠清平班復討禽之賊勢遂衰由是水西苗阿忽等六族皆自詐乞歸化詔班隨方處置以勞卒卒時景泰元年八月也帝聞震悼賜祭葬廕其子錦衣衛世襲千戶

王來字原之慈谿人父尹和知金谿縣來初倜儻不羣隨父之官聞有叢祠能爲禍福笑曰寞有是哉立往捽其象燔之毀其祠識者異之宣德二年以會試乙榜授新建教諭初寧王府祭祀率以諸生充樂舞來請易以道士從之諸王府設樂舞生自此始居五年用薦擢爲御史巡按蘇松常鎭四府勑偕巡撫周

忱考察屬吏中有情自上裁語業涉是不可從賊惑
者去之惟恐不速必待請後行民受困多矣帝爲改
勸與之有巨璫以太后命使江南横甚果數抑之璫
不平還愬於朝帝問都御史顧佐蘇松巡按誰也佐
以果對帝歎惜稱其賢曰識之及報命帝奬諭備至
英宗即位詔罷四方坑冶而御史莫敏等三人督審
南銀課舉詔還京綏來劾奏之皆下獄再以薦擢山
西右參政言流民所在歲久成家其招回者每以失
產後逃去請隨在附籍便又言武臣子弟宜入京學
讀書帝皆從之來居官廉練達政事然疾惡過甚時

傷劉意正統六年以杖死縣令十人爲巡按御史曹泰所劾破徵法司坐因公當徒遇赦以原官調廣東參自此折節爲和平而政事亦修舉十三年遷河南左布政使黃河溢且齧汴城率衆築堤捍之明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及湖廣襄陽諸府也先逼京師參督兵勤王方渡河聞敵退引還景泰元年貴州苗賊韋同烈作亂僭稱王勢張甚進參右都御史代侯璡總督軍務會保定伯梁珤都督毛勝方瑛討之至靖州適賊出掠長沙寶慶武岡參等分道邀擊俘斬三千餘人餘賊遁散已復出掠靖州諸處參等連戰

省提明年同烈以衆數萬據興隆衛攻劫平越清平
諸衛來與方瑛擊敗之賊退據香爐山山陡絕萬仞
中於是道勝瑛與都督陳友分三道進而來與瑛將
大軍繼之諸將先後攻破三百餘寨斬首三千四百
有奇賊勢孤遂會師香爐山下發礮轟崖石呼聲動
地賊窘懼縛同烈并賊將五十八人降餘悉解散來
等遂移清軍平且檄四川兵共進勦都勻草塘諸賊
諸賊震恐具牛酒迎道左稽首乞降者數千人咸令
復業來等乃奏賊平乞班師詔留來瑛鎮撫尋命來
兼巡撫貴州會廣通王徽煠謀反遣家奴陳添仔豪

能等入苗中對其首楊文伯等三人為侯使發兵致
武岡靖州來等連戰敗之俘斬五百餘人賊奔潰添
仔被創單騎遁能走廣西三年十月召還加兼大理
寺卿珐訴來功大賞薄乞加旌異為都給事中蕭棨
所駁乃止來等還在道貴州苗復反勅廻師封之樹
年事年召為南京工部尚書陳時政十二事曹司積
弊多所釐正英宗復辟南京六部尚書悉罷來歸卒
於家弟復宣德五年進士官刑部主事歷正統中舉
明經即授蔥谿訓導擢御史巡按山西有縣令郭崇
者當道交為請托[illegible]入覽其遠逋躬奉閱至歷白此

奸吏也按之果貪墨立典之後爲浙東僉事值流賊擾境内爲出巡爲所獲時有兩王僉事一吳人素貪賊誤謂爲是也舁至寨中一賊熟視曰此浙江王僉事可犯乎與送二十里拜謝而去及歸總督韓雍知其貧贐以百金固辭不獲中途因叅政張瓚反之雍歎曰真廉吏也來子鑰舉於鄉官御史爲子鏓登進士官大理寺副

孫原貞名瑀以字行德興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授禮部主事歷郎中英宗初用薦擢河南右叅政初永樂中徙江南富户于北京逃且絶則于其鄉僉補民間

頗擾原貞請令官吏大戶犯死罪者免其運磚補甓戶數從之原貞居官清慎有吏才在河南八年再用薦還浙江左布政使正統末閩浙盜大起雖更赦罷兵原貞策其必叛景帝即位圖上方畧請為備禦計未幾賊果再叛發兵征討命原貞參議軍事督兵深入擒其渠魁而溫州餘寇猶未滅朝命都指揮李信為都督僉事調軍二萬七千討之遂拜原貞兵部左侍郎參信軍務鎮守浙江原貞等進兵搗其巢俘斬賊首陶得二等二百四十餘人招撫三千六百餘人進還被掠男女無算提閭里書其實是時原貞遣將

卷詔奏情稅爭原貞乃復分兵撫捕餘黨悉平遂奏析麗水青田二縣地增設雲和宣平景寧三縣建官置戍由是盜患遂息論功進秩二等浙官田賦重原貞請均於民田輕額者賦以將平景泰三年進兵部尚書鎮守如故未幾命考察福建庶官因留鎮福州建寧二府舊有銀冶因寇亂罷至是朝議復開原貞執不可乃寢五年冬疏言今四方屯軍率以營繕轉輸諸役妨耕種宜簡精銳實伍而其餘悉歸之農苟增萬人田即歲省倉儲十二萬石且積餘糧六萬石兵食豈有不足哉今歲漕數百萬石道途費不貲

大要軍民運者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者石加八斗則是田不加多而賦歛實倍欲民不困不可得也宜量入為出汰冗食節浮費俟倉儲既裕漸減歲漕數而後民困可蘇也臣昔官河南稽諸逃民籍凡二十餘萬戶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漢沔間群聚謀生安保其不為盜萬一饑饉洊加不究之徒弄兵山澤則憂貽君父矣宜及今年豐遣大臣循行令有司籍為編戶給田業課農桑立社學建鄉約設義倉使敦本務業生計既定然後徐議賦役庶無他日患時不能盡用後劉千斤等作亂果如原貞所料已後移鎮

浙江英宗復位罷歸家居十餘年卒年八十七原貞所至有勞績其在浙江功名尤盛孫需官尚書自有傳仝時有薛希璉者麗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御史巡按河南督理江西荒政並有能聲正統七年超擢刑部右侍郎出撫鳳陽諸郡奏民間所養官馬年久多死令歲數民饑而所司追徵如故請暫停俟豐歲因語天下災傷州縣悉停徵十四年以福建多盜命與崇信伯費釗等往鎮撫之乃遣間使諭降賊黨而進擊其抗命者賊漸平滿九載進尚書鎮守如故與巡按御史許士達不協屢相訐奏朝廷再遣官往覈

具得布璉誣奏狀詔令自陳至伏罪乃已布璉旣畢士達不勝則益恚乃與鎮守中官戴細保比請會同細保考察所部文武將吏吏科劾其變亂舊章請治帝亦置不問尋命考察山東底官遂留鎮守英宗復位改南京刑部尚書踰年卒布璉雖有政事才而少廉介及疏請中官察吏益爲士論所鄙云

論曰劉中數抗顏權倖張鳳亦執法無撓可謂介如有守矣金濂何文淵周卓然良吏而聲名頗損於遷暮時甚矣晚節之難也侯璡王來立功荒徼撫鎮猺原貞楊寧並宣力巖疆視羅通之[illegible][illegible]世中懷險

僻者大不侔矣然以石璞之虔幹亦欲委身於權璫而張楷沈固薛希璉之徒諂附宦豎至誦言於朝不顧天下人非笑尚得謂之有恥乎士大夫立身之重即奈何其不加慎也噫

明史卷二百十四　　　　　　　　列傳第十五

王直　父伯貞　　　胡濙　龔遂榮

于謙　吳寧　王偉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父伯貞以經術顯洪武十五年聘至京師同時應詔者五百餘人帝親御奉天門試之伯貞所對第一既而與論太極之說復稱旨授試僉事分巡廣東雷州後名塘廢渠清鹽法會罷分巡官名還為戶部主事命尚書趙俊受學以父老服闋不時起謫居安慶者數年建文初復以薦知瓊州府時崖州黎相仇殺以反聞且用兵伯貞捕其首惡數

人後於朝兵遂罷瓊田歲常三獲人賦軍軍不時發俟民乏而歛急則困之以要利伯貞為立期三輸之而弊絕居數年大治流民來歸者萬三千餘口久之以憂歸起補肇慶未之官卒直幼而端重家貧刻苦力學永樂二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成祖善其文名之內閣俾屬草尋授修撰帝北巡留侍皇太子勤慎不懈已後從帝居北京遷侍讀歷事仁宗宣宗累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正統初進禮部右侍郎學士如故久之出涖部事尚書胡濙大喜悉以部事付直處之裕如若素習者八年遂代郭璡為吏部尚書十一

年戶部侍郎奈亨附太監王振以事中[illegible]中趙敏忝待逐構之詞連直及侍郎曹義趙新並下[illegible]三法司六科廷鞫之論亨斬直等贖徒帝宥直義奪亨新俸十四年帝將親征也先直率廷臣力諫曰疆埸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備嚴固而已國家備邊最得上策謀臣猛將堅甲利兵星羅棊布且耕且守敵亦不敢深入爲今計者宜慎固封疆申明號令俾堅壁清野按兵蓄銳以待之彼且疲而走耳何必親御六師遠臨塞下以僥倖不可知之勝乎况秋暑未退旱氣蘊隆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

臣誠未見其可帝不從而命直留守京師王師覆歿土木國中無主率羣臣請於太后立皇太子奉郕王攝國政已勸即真以安反側議上皆直為首而直自以不如兵部尚書于謙每事推下之直以老臣雍容鎮率而已加太子太保景泰元年進少傅也先使使議和且請還上皇下禮部議未決直率羣臣上言曰昔漢高帝以三十萬衆困平城久而不報至武帝始北伐摧破之元成之間稽顙闕下唐太宗渭水橋之役親責突厥受盟而去後襲其饑困卒收其效是皆小忍於前而大獲於後得馭外裔之道也 太上皇蒙

於細人之言輕身一出以致六飛蒙塵衆民塗炭陛
下宵衣旰食徹天下之兵與羣臣兆姓同心戮力期
殲此朝食以雪不共戴天之恥有日矣迺者天誘其
衷也先有悔心之萌而來求成於我請還乘輿欲使
中外之衆免於鋒鏑此轉禍為福之機也望陛下許
其自新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偽而撫納之
奉太上皇以歸少慰祖宗之心陛下天位已定太上
皇還不復蒞天下事陛下第崇奉之則天倫厚而天
眷益隆誠古今盛事也帝曰卿等言是然自大兄蒙
塵使者五輩往終不得要領今復遣使設彼假送駕

為名來犯京師豈不為蒼生患賊詐難信其更議見已而阿剌使復至胡濙等復以為言於是帝御文華殿門召諸大臣及言官諭以宜絕狀直對曰必遣使毋貽後悔帝不悅于謙前為解帝意釋乃曲聽之羣臣既退太監興安自內出呼曰若等固欲遣使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執可者衆未應直大言曰安得為是言在廷之臣惟天子使誰曰不可既食其祿敢辭難乎言之至再聲色愈厲安語塞乃議遣使命李實等往既行而也先刺可汗使復來直等固請遣楊善等報之比實還以也先使至直與實語具知也先實

欲和乃復上疏請更遣賓費禮幣往迎上皇不許復上疏曰臣等與李實語具得彼中情事甚都賂衣物資斧者上皇言也而奉迎車駕也先意也昨者脫脫不花及阿剌知院來皆有報使今也先使以迎請為辭乃不遣使與偕是疑敵而召兵也不如遣使與和以迎上皇便又不許已而實自言於帝帝第報也先書就令楊善迎歸而已直等乃復上言事會不再機不容緩今北使已發願本上皇之心順臣民之願因彼悔心遣使往報以圖迎復此不待計而決者也不然眾志難拂違天不祥彼將執為兵端邊事益棘京

師亦不得高枕卧矣帝乃命羣臣擇使直與寧陽侯陳懋等請仍遣實報曰俟善歸議之已而善竟奉上皇還二年也先遣使入貢且請答使直屢疏言邊備未修芻糧未積瘡痍未復宜如其請遣使往以觀虜實閒尊其善不許時以山西饑減諸府薪炭夫工部尚書陳恭請益直言陛下欲蘇民困而恭更欲勞之請更遣大臣代恭帝不許代而以直奏勅責恭亡何也先遣騎入塞以報使為辭直與羣臣復請之卒不許直等乃上疏言陛下鋭意治兵為戰守計其大有為之主臣等不能仰贊然使命不通難保其不為患

宜勅沿邊守臣發兵遊徼有警則入保無事則力耕

陛下於幾務之暇特命京營總督總兵簡閱器械

搜而懽貌之信賞罰以持其後斯戰守可言也帝曰

善中書舍人何觀劾直等在先朝阿附權奸今此輩

老猾不宜置左右帝怒下觀獄杖而黜之其明年帝

欲易太子未發會思明土知府黃竑以為請帝喜下

禮部議胡濙唯唯文武諸臣議者九十一人當署名

直有難色大學士陳循濡筆屬而強之乃署竟易皇

太子直進兼太子太師賜金幣加等直頓足歎曰此

何等大事乃為一蠻酋所壞吾輩愧死矣八年景帝

疾延直幾等會諸大臣臺諫請復立沂王為皇太子雅大學士商輅草疏疏成未上而石亨徐有貞等奪門迎上皇復位殺王文等疏草留姚夔所嘗出以示郎中陸昶歎曰是疏不及進天也直遂乞休賜璽書金綺楷幣給驛歸直為人方而修髯儀觀甚偉性嚴重不苟言笑及與人交恂恂如也在翰林二十餘年稽古代言編纂記注之事多出其手與金谿王英齊名人稱二王以居地目直曰東王英曰西王已為侍郎歎當入閣少師楊士奇不欲也及長吏部務[illegible]崇慎將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屬吏部遴委任惠郎嚴

抑弃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擢稱得人其子積為南國子博士考績展部文選郎欲留侍直直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久之朝廷以直老命左侍郎何文淵為尚書佐之文淵去又命都御史王翺蓋部有二尚書直為尚書十四年年益高名德日益重天子優禮之免其常朝家居嘗從諸佃僕耕蒔擊鼓歌唱諸子孫更迭舉觴上壽直歎曰曩者西楊抑我令我不得與共事然使我在閣今上復辟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是樂哉臨川聶大年者有文而傲見直所題畫卷有十年不忘之語

識之曰使公後十年不忘一晝之心以求賢天子學有遺賢乎直不爲憾大年病且死賦詩寄直直覽之泣曰大年欲我銘其墓耳因爲文盛稱大年之才恨不及薦時論多之天順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積仕至翰林檢討亦以學行稱曾孫思自有傳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乃黑建文二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遷戶科都給事中初建文帝崩於火或言遯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大戮建文時諸臣五年遂遣濙巡天下爲訪張僊偏又名頒御製爲善陰隲孝順事實諸書徧行州縣鄉

邑察人心及建文帝安在又傳建文帝在滇南溁以故在楚湖南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母老疾歸不許起為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溁至披衣急起召入慰勞溁悉以所聞對且曰不足慮也帝欣然意解漏下四鼓乃出先溁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初皇太子監國南京漢王為飛語譖太子帝屬溁廉之溁至南京密疏馳上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帝悅仁宗即位溁陳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

還都金陵省南北轉運供億之煩帝並嘉納之既聞濙嘗有密疏疑之轉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及得疏嘉其忠欲召用不果宣宗即位就遷禮部左侍郎亡何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漢王反贊帝親征事平賚予甚厚給俘奴四人明年奏簡黜國子生年老貌陋不堪教育者千有餘人賜第長安右門給隸者二人明年賜銀章四尋以生辰賜宴其第從北征至會州明年兼理詹事府事又明年兼領行在戶部時國用漸廣濙慮歲支不足屢糴租詔下輒至沮格帝嘗切戒之然眷遇不少替嘗曲宴濙及

楊士奇晏原吉蹇義曰海內無虞卿等四人力也英宗即位詔節冗費濙因奏減上供物及梵法王以下番僧千餘人浮費大省正統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詔弗問改鑄給之明年又失印劾下獄未幾獲印府復職久之以年七十乞致仕不許帝北征留守京師景帝即位進太子太傅景泰元年楊善使也先還言上皇蒙塵久宜附善等進上皇服食不報上皇將還命禮部具奉迎儀即日濙等議遣禮部迎於龍虎臺錦衣具法駕迎居庸關百司迎土城外諸將迎教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於東上北門南面

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南城大內議上尊
傳旨以一轎二馬迎於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餘
如奏給事中劉福等言禮太薄帝報曰朕尊大兄為
太上皇帝尊禮無加矣福等顧云太薄其意何居禮
部其會官詳察之濙等言諸臣意無他欲陛下篤親
親耳帝曰昨得太上皇書具言迎駕之禮宜從簡損
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而淮安人龔遂榮者讀
書好奇計常從寧陽侯討福建賊說降數千人又僞
稱書貽賊使自相殺賊平以功授千戶還居京師微
知帝意則為書投大學士高穀穀袖之以朝與王直

等共覩之書言恭讀登極明詔知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為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主上宜率羣臣厚禮郊迎既入則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史冊書之不可磨已因具言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直與浚欲聞之上且曰此禮失而求諸野也穀亦曰迎復議上上意久不決若進此書使上知朝野同心亦一助也浚以為然都御史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竟聞之上林聰復劾直浚穀等皆股肱大臣有聞必告不宜偶語齟齬朝政有詔索書浚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典禮

今日正可做行陛下宜恭迎安定門外分遣大臣迎
龍虎臺帝不悅曰事從朕命無事紛更詰責所從得
數曰得之小隸隸曰得之道路帝怒索益急遂榮乃
自縛詣闕下曰臣實為此書冀感動陛下毋失禮無
他腸願就死毋累大臣下詔獄獄具坐遂榮言事非
宜且不具奏而為匿名書當讞久之得釋而迎上皇
竟無加禮上皇既居南城宮濙請明年正旦率羣臣
朝延安門不許是歲加少傅明年謁太子加兼太子
太師上皇萬壽節請令百官拜賀延安門亦不許都
御史王文惡林聰文致其罪欲殺之濙不肯署遂稱

疾數日不朝景帝使與安問疾對曰老臣本無疾聞欲徵林聰殊驚悖耳聰錄是得釋英宗復位力疾入朝遂求去許之賜璽書白金楮幣襲衣給驛又官其一子錦衣世鎮撫潑有三弟時年皆七十餘鬚眉皓白燕聚一堂遂名之曰壽愷又七年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潑節儉寬和喜怒不形於色能以身下人一時稱其德量然性善承迎永樂中奉使嘗獻白雉二又嘗奏萬壽節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經時不散又石產靈芝皆繪圖以獻在禮部遇日食陰雨景星見及龍馬麒麟並指以為瑞請率

遣臣表賀其智能周身遇事無矯激以故歷事六朝
十知貢舉立朝六十餘年榮遇不衰所著有芝軒集
律身規鑑嘗輯錄醫藥經驗者曰衛生簡易方上之
生平酷信方士嘗為正一真人張宇清代乞龍虎山
道士度牒宣宗拒之南城人龔謙多妖術能炫婦女
自稱張神仙法孫往來濙家甚習濙薦為天文生更
名益之既而倚濙勢為姦利事覺當徙英宗特命戍
邊景泰中薦道士仰彌高曉陰陽兵法請使守邊亦
兵部試之無驗然卒以濙故授右玄義協守宣府時
論譏之龔遂榮自獄中出居貧授徒自給直聲震於

朝野及易儲議起復草疏請還政上皇未上而泄復下獄杖之幾死遇赦得出攣不能行者數年天順初授指揮僉事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御史扈蹕樂安漢庶人高煦出降帝命謙責其罪應聲數之辭義嚴正音吐洪亮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大喜師還受賚與大臣等出按江西雪冤囚數百人陝西諸處官校為民害謙疏奏詔遣御史往捕之帝知謙有才可大任會增設各部右侍郎出為巡撫帝手書謙名授吏部遂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

西蕃至宦過歷諸州縣察時所宜興革即具章言之一歲章數上輒報可英宗立奏免營建山陵役夫萬七千人正統元年條上便宜中言運糧贖罪者請輸米大同宣府以接濟邊儲中鹽米額乞減十之二以招徠商賈兩班赴京備操軍士若不得休息而屯守亦患無人宜分為三班一赴京一守城一屯種山西河南逃民所遺糧草通令存者代納以故荒地民愈少而糧不減熟地民愈多而糧不增乞令逃亡入籍者即就原籍上納民便而賦不虧朝議悉允從焉三年又上言六事宜若令各邊守衛百姓聞賊入境方

許入堡至近調山西河南民守備關大同宣府諸處
乞減西班軍爲一班自三月至八月非敵騎出沒之
時聽其以九月往戍三月回籍既省民力亦舒饑餉
往時山西民供赴大同府納贖今改赴大同右衛地
既極邊往輸者少宜如舊餘所言簡鍊兵馬修濬城
隍及去山西樂户以正風俗奏上即行居久之益熟
知民間利弊小有水旱即奏聞所請勘河決傷稼請
存留漕粟備賑乞補戍户丁發附近收操山西折糧
金銀請免煎銷以便分給皆地方永久計民大便之
衛南近衛地河流嚴衛土城誅令厚築堤障之五里

置亭序有長以時督率修繕植榆柳鑿井以蔭行旅
而飲渴者民既休息諸廢備舉六年乃上疏言令河
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計臣欲於每歲三月令府州
縣申報缺食下户隨分支給給先菽秫次黍麥次稻
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府州縣吏
秩滿當遷即預備糧儲未足不聽離任仍令風憲官
以時稽察詔可自是儲備充溢境内數千里民無憂
水旱矣以大同在塞外懸遠請別設御史治之而盡
發大同鎮將之役卒私墾者為官屯邊用亦盡饒每
議事京師空行無所齎諸權要間亦能無望及是入

朝舉參政王來孫原貞自代時有御史姓名類謙者
嘗忤中官王振通政司李錫遂阿振指劾謙以久不
遷怨望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獄三月振意悟適
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
諸王亦言之乃赦謙以大理少卿復往巡撫汝州妖
民張端就擒因請嚴僧道之禁禍毀寺觀庵院之非
舊額者是時山陝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請以
河南懷慶二府積粟廩給之又奏請委布政使年富
設法安集其衆各給牛種令耕立之里老使相司察
兆前後在任者十九年兩丁內外艱詔皆許謙歸治

喪旋起復至正統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英
宗北狩郕王監國羣臣聚議戰守徐有貞時為侍
講創言星象有變必南遷乃吉謙厲聲曰言南遷者
可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
渡事乎且賊乘勝驕不足畏郕王是其言守議遂定
然京師疲馬羸卒不及十萬時尚書鄺埜陷沒謙獨
理部事請王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
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俱赴京操練部署
畧定人心稍安遂遷本部尚書給事中王竑擊馬
順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謙直前掖王止

坐且啟王宣諭曰順罪應死勿論衆乃定謙退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當是時朝廷皆倚重謙謙亦以身任其責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士進止者當以失機論即死不宜遊踰報許王既即大位入見泣奏曰敵既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爲長驅深入之計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精銳兵械且盡宜亟遣使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治器甲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張義雷通分兵以守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叅焉諸軍皆列營郭外而附郭

居民皆徙入內通州積糧令官軍悉請關支聽其自[illegible]
仍以羸米為之直毋棄以資敵選任人才尤當今急
務文臣如軒輗者用之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
者用之將帥至於軍旅之事臣請身當之不效則治
臣之罪景帝深納之十月敕謙督各營軍馬是月也
先挾上皇破紫荊關遂直窺京師武清伯石亨議毋
出兵第嬰壁以老之謙謂如此則示弱令敵益輕我
即分遣諸將帥師二十二萬列陳九門外都督陶瑾
陳安定門廣寧伯劉安陳東直門武進伯朱瑛陳朝
陽門都督劉聚陳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陳阜成門

都指揮李端陳正陽門都督劉得新陳崇文門都指揮湯節陳宣武門而謙自與石亨帥副總兵范廣武信陳德勝門外當也先以部事付侍郎吳寧悉閉諸城門絶士卒返顧身自督戰下令臨陳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副總兵高禮毛福壽却賊彰義門北禽其首一人帝喜令謙選精兵屯教場以便調用復命太監興安李永昌同謙等整理軍務初敵之大舉也意驕甚謂京城可旦夕下及是見官軍嚴陣待意少沮叛人喜寧乃嗾也先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

萬萬討後退諒亨及王直明湊等出當不許庚申敵
數騎來窺德勝門謙亨先設伏於空舍使數騎誘敵
敵遂以萬騎來薄副總兵廣發火器擊之伏兵齊擊
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砲死敵轉至西直門都
督孫鏜與戰斬數人鏜逐之敵益兵圍鏜戰不解還
附城求入給事中程信不納鏜急戰益力信於城上
發前砲助之禮稱壽參援禮中流矢會亨分兵至敵
引去副總兵與擊賊彰義門與都督王敬挫其前鋒
敵且卻而內官擁劾者數百騎在後欲爭功躍馬競
前陳亂敵乘之遂敗敵逐至土城興被流矢死居民

皆升屋投磚瓦爭擲之譟聲動天地王紘及瑀壽援
兵後至敢望見旗幟乃不敢前相持凡五日也先邀
請既不應戰又不利知終弗能得志又聞勤王師並
至恐斷歸路遂擁上皇由良鄉而西謙調諸將追擊
至關而還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不許謙以真
保涿易諸府州爲京師藩衛乃益兵鎮守以大臣鎮
山西防賊南侵景泰元年二月總兵朱謙奏賊二萬
攻圍萬全諸處勅范廣充總兵官禦之已而報賊已
出口謙請即駐兵居庸敵來則出關勦殺退則就糧
京師參事體爲便時有賊三人至大同欲朝廷遣使

麗好叅將許貴以間諜上言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遣石敬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出城卒不見上皇而還和之不足恃明矣況我與寇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從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介胄之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敵愾請發檄切責貴從之自是無敢議和者既會戮喜寧又計授王偉誘誅爲賊間者小田兒而特擢忠勇伯把台家以誘致之後竟得其力事小間上言天下之患不獨在西北南京爲天下重地撫輯須人中原如開封南陽襄陽鳳陽兖

州諸府逃民就食多設遇荒歉嘯聚可虞乞勅內外守備及各巡撫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并名還所遺洛募文武官及鎮守中官在內地者帝皆許之而中官鎮守竟如故於時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見中國無釁滋欲議和使頻至請歸上皇羣臣王直等言宜遣使奉迎帝不懌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誠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先後遣李實楊善往卒奉上皇歸謙之力也先是瓦剌朝貢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增至三千

餘人賞賚不貲其欲遂入寇及上皇歸後遣使三千來朝詐稱列兵居庸關備不虞京師盛陳兵宴之因言和議難恃戰守不可忘條上安邊三策請勅大同宣府永平三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修備禦而京營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勢不相統一乃擇其精銳十五萬人分十營團操遂為定制事具兵志中謙每遇瓦剌入貢擒敵所掠人口至必奏削其使賞還掠者前後累數百人初河間東昌諸府永樂間安置降人甚衆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值西南方用兵謙與帝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寧與

之貲已給更遣其妻子洵是肘腋少他患貴州苗匪
未平侍郎何文淵請仍舊罷二司專設都司道大將
鎮之議因不設立司是棄之也議遂寢謙以上皇難
還圍恥未雪因也先與脫脫不花構兵請乘間大發
兵身往討之以復前讐求靖邊患帝亦許謙才略閑
敏方其初為兵部也非獨瓦剌為患浙江福建則有
鄧茂七葉宗留餘黨廣東西則有黃蕭養及猺獞而
湖廣貴州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征調皆出謙獨運當
軍書倥傯目視指屈口具章奏皆合機宜號令明審
勲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

不暇息性植忠孝忘身憂國自遭逆變常泣誓不與賊俱生帝嘗賜之第則辭立太子命兼宮僚者支二俸諸臣皆辭謙獨辭至再一遇災祲則請帝敬天法祖仁民慎終如始以回天意帝偶遣使往真定河間采野菜直沽造乾魚立諫阻之帝知諫言無不從欲用一人必密訪謙謙亦竭誠無隱不避嫌怨諸不任職者咸忌嫉之比戰初退都御史羅通即劾謙上功簿不實御史顧曜嫉謙專上言六部大事宜同內閣奏行謙據祖制折曜戶部尚書金濂亦疏爭乃止然言者猶攟摭不已諸御史以深文彈劾者數矣賴帝力

保持之謙得盡其所施設然謙故性剛負其才氣過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觀諸選耎大臣勳臣貴戚意頗輕之以此怨憤益衆又始終不主和議雖上皇以是得還然不免著怨初徐有貞以議遷都故害切齒謙石亨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謙知其意力辭提督帝不允衛謙益深德勝之捷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內媿疏薦謙子冕詔名赴京謙辭不允冕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顧乃獨薦臣子於公義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徼

倖決不敢以子弟功亨復大恚都督張軏以征苗失
律為謙所劾與內侍曹吉祥等亦素憾謙亨等既迎
上皇復位宣諭朝臣畢即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
誣謙等與黃竑構邪議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
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議嗾言官
上之都御史蕭惟禎定讞坐以謀逆律凌遲處死文
不勝誣辯之疾謙笑曰亨等意如是辯何益英宗雖
怨謙然尚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
此舉為無名遂棄謙等市籍其家家戍邊遂溪教諭
吾豫建言謙等罪當族諸文武大臣為謙薦舉者並

應銖不然愁肘腋變生類都議持之而止豫景泰中
用知兵名書以事謁謙謙書右之者也千户白琦又
請榜謙等罪鏤版示天下從之一時希旨取寵者率
以謙爲口實云謙自入仕三遷至尚書值也先之變
身任社稷安危書留宿直廬不還私第器具蕭然素
病痰疾作景帝遣興安舒良更番往視還奏謙服用
過薄詔計資令尚方製賜至醯菜畢備帝又親幸萬
歲山伐竹取瀝賜之或言寵謙太重興安曰彼日夜
爲國分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覓得此
人及籍沒家無餘貲獨正室鎖鑰甚固啟視特上所

賜蟒衣殺器死之日陰霾四合朝野冤之指揮朵兒者本出曹吉祥麾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抶之明日復酹慟如故都督同知陳逵感謙忠義謙死故人僚友皆畏避不敢出逵獨收遺骸殯之踰年歸葬杭州逵六合人故舉將才出李時勉門下者也皇太后聞謙死嗟悼累日英宗亦悔察其冤後邊警憂形於色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不令此至此英宗默然有貞石亨相繼敗謙事白成化初冕赦歸上疏頌冤詔復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姦所並嫉在先

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之弘治初
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賜祠於其墓
曰旌功萬曆中改謚忠肅福王時贈臨安伯杭州河
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絕冕字景瞻廢授副千戶坐戍
龍門謫寃既雪并復冕官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
外郎居官有幹局累遷至應天府尹致仕卒無子以
族子允忠為後世襲杭州衛副千戶吳寧字永清歙
人宣德中進士除兵部主事英宗初奉詔徙回回迭
力等居浙江瀕海州縣以寧言待月給口食遂為例
尋遷職方郎中正統末四方用兵軍書旁午尚書鄺

楚甚倚之六師蒙塵謙薦擢本部右侍郎及謙禦敵城外寧掌部事景帝命赴軍中議方畧比還城門弗啟敵騎充斥寧立雨中指揮兵事移時乃入寇既退畿民猶日數驚相率南徙或議仍令勤王兵寧曰是益之使驚也莫若布揭告四方人心自定因其奏行之景泰改元以勞瘁得疾乞歸後疾已不復出家居三十餘年卒寧為人方介有識鑑初于謙欲擇將謀於寧寧以千戶朱驥薦謙疑之寧曰公他日當得其力既而謙被刑驥果歸其喪葬之後積官都指揮僉有賢名王偉者字士英攸人隨父謫戍宣府年十四

宣宗北廵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舉正統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英宗北狩命偉行監察御史事集民壯守廣平謙重其才引為職方司郎中軍書填委偉處分多中竅會寄上疏事關機密請聽堂上官面陳又請專將權使得自斬裨將以下爵賞並許便宜從事毋令中制景帝嘉納之以謙薦超擢兵部右侍郎出視邊小田兒者本中國人叛出塞為邊患謙屬偉圖之會田兒隨貢使入至陽和城壯士從道旁突出斷其頭去使者不敢詰偉喜任智數既為謙所引而朝臣多嫉謙與謙善者率目為朋附偉

乃伺謙短密奏之帝以授謙謙叩頭謝帝曰卿吾自知何謝為謙出偉問上與公言何謙笑曰吾有失所望君面規之何至爾耶出奏示之偉大慙沮然偉竟坐謙黨罷歸成化三年復官請毀白琦所鏤版從之五年病歸卒

論曰正統之季國勢頗危王直胡濙以篤老舊臣不能有所匡濟而于謙首建大策身柱巖廊屹然柱石之寄所謂國有人焉者已當是時景帝委任特專謙謀遂得盡用非常之大難處之晏如於焉宗社奠安上皇返駕舉李綱嘗曰未試之效一一於謙焉見之嗚

乎謙罔亦人傑也哉獨是南宮既閉梁帝之心即路人知之矣易備之譏讒獨能以口舌爭乎況乎事變齟齬動成疑忌盈虧剛折理勢必然讒之禍不待奔門後辟而知其不免也已嗚乎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明史卷二百十五　　　　　列傳六十六

李時勉　陳敬宗　劉鉉 薩奇

謝鐸 叔父省 章懋 從子拯 魯鐸 趙永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甫成童即以顏曾之學自勵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刻苦誦讀中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文淵閣與修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刑部主事復與重修實錄十六年書成改翰林院侍讀時勉雅志匡濟既見獨用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秉尚剛鯁未嘗俯仰隨俗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時勉條上時務十五事言甚切直時成祖決計定

都北京方招徠遠人而時勉乃言北京營建之非及入貢諸人不宜使羣居華轂疏入大拂帝意已觀其他說多中時弊擲地復取視者再其言卒多施行尋被譏下獄二十一年秋赦復職洪熙元年復上疏言事仁宗見疏怒甚縛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脇折者三曳出幾死明日改御史命日慮一囚言十一事章三上乃下錦衣獄先是錦衣千戶某者使海外其妻以元夕觀燈失一金釵恚欲自殺曰夫出以二釵屬我今失其一夫歸無以對奈何適時勉從獄得之命榜於門千戶家持其一來驗立歸之至是千

户遁淮獄客名骨瘵以海外血蝎得不死仁宗大漸
錮尚書夏原吉曰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
解之其夕帝崩宣宗即位已踰年矣左右或言時勉
嘗得罪先帝臨崩憤猶不釋帝聞之震怒令使者縛
以來朕親鞠不殺之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即斬西
市毋入見王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已為前使者縛
從端東旁門入矣帝遙見即攘臂罵曰爾何膽悟先
帝疏何語具數之時勉叩頭俛奏曰臣言諒闇中不
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逮左右帝聞言不覺氣平
色稍霽徐數至六事稍止帝命時勉盡陳之對曰臣

惶懼不能悉記於是帝意益解曰是等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其官為侍讀王指揮詣獄知時勉已出急還進之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陛前矣宣德五年修成祖實錄成遷侍讀學士帝幸史館撒金錢賜諸學士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乃出餘錢賜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酒帝曰時勉卿非朕安得飲此時勉頓首謝正統三年以宣宗實錄成進學士掌院事兼經筵官每當進講必盡誠敬冀有所感悟六年祭酒貝泰罷以時勉代之條上成均事皆見施行八年引年乞致仕

不允初時勉請改建國學帝命王振往視之振至時
勉待之無加禮銜之使人廉其短無所得時彝倫堂
有樹旁枝妨諸生班直時勉令芟之振遂言時勉擅
伐官樹入家取中官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荷枷
國子監前當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閱卷神色自若
徐呼諸生品其文義高下因顧僚屬曰還須定甲乙
揭之榜語畢乃行既至特重時勉枷隘其戲鑑請以
己枷易之時勉不可諸生見時勉被逮疑有他事徐
乃知以芟樹細故不勝忿欲為之死天方盛暑枷三
日不解於是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時勉有

石大用者又具疏請代通政司抑之大用曰朋友愿難詩歌鶺鴒卿猶父也忍遂已哉通政司乃為大用將奏諸生省圍集朝門呼籲徹殿庭振所使詞事者閒諸生語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入內懲遣會驗侯孫忠生日公卿省過侯家為壽侯太后父也助教李繼業往來公卿間因公卿請於侯太后遣使人領勅侯家侯附奏太后遂得解繼為人簡易不拘檢抑時勉嘗犯功之繼不能盡用也然心善時勉言至是覺得其助大用豈獨人為人僕嘗初不為六館所知及為時勉挺身犯難不概一旦名動都下明年中京闈鄉

試官至戶部主事九年帝視學祭酒當進講時勉久病歇及升堂色溫氣定講尚書辭旨清明帝悅賜予有加十年十一年連疏乞致仕皆不允又明年乃得請命給驛賜金方就道朝臣及國子生送之為旗障前導張鼓樂餞都門外者幾三千人商賈為之罷市或遠送登舟候舟發乃去無不泣下踰年車駕北狩時勉日夜悲慟遣其孫驥詣闕上書言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讐雪恥數事景泰元年待旨從容而時勉卒矣年七十七廵撫韓雍請賜贈謚禮部尚書胡濙言時勉行誼學識遠越古

人宜謚文毅從之成化五年其孫頤請改謚加贈更
謚忠文贈禮部侍郎時勉極意造就人才為祭酒六
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廣恥抑奔競別賢
否示勸懲諸生貧不能婚葬者節省餼錢力為贍給
督令讀書燈火達旦書聲不絕人才盛於昔時英國
公張輔暨諸侯伯一日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
願偕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令諸
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
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張輔與抗禮焉諸生歌鹿鳴
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人稱為太平盛事初陳敬

宗同在翰林袁忠徹嘗相之曰二人並列曰二公他
日功名相埒欲宗儀觀魁梧時勉貌稍寢聞者未信
後二人各為南北祭酒欲宗方嚴肅下時勉平恕得
士終明之世稱賢祭酒者曰南陳北李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
學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授刑部主事又與修
五經四書大全再修太祖實錄授翰林院侍講以內
艱歸宣德元年起修兩朝實錄尋轉南京國子監司
業九年秩滿遷祭酒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
定則人望之聳然起敬在太學力以師道自任立教

條章隨習日以進學成德切劘諸生於是六館之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威儀嚴整肅於朝廷稍有失容即令待罪堂下不少貸僚屬憚其方嚴有怨之者誣以他事訟之法司請逮理周忱與敬宗爲曰盍具疏自理敬宗因請屬草辭稍遜就敬宗驚曰得無辱君耶不果上事亦竟白滿考入京師王振慕敬宗名欲招致之不可得知與忱善令道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耶忱退謂振曰陳公倔强未可以勢力致獨其書法特妙公試以求書爲名先以禮幣彼將來謝或可致再振遂賂

敬宗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走筆書之而還
其幣終不往見以故在太學十七年諸生位有至卿
貳者敬宗獨久不得調剛正介潔始終不設意豁如
也王直為吏部尚書從容謂敬宗曰先生久居司成
將薦公為司寇何如敬宗曰公知我者今與天下英
才終日論議顧不樂乃樂與衆因相對耶事遂寢敬
宗善飲飲數斗不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素敬憚
宗每留飲坐客酩酊敬宗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或
出家伎奏樂竟日舉杯未嘗一盼其嚴謹如此景泰
元年與尚書魏驥同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入有硤

其容接者莫不感發興起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歲贈禮部右侍郎諡文定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生彌月而孤及長刲股療母病比卒哀毀以孝聞永樂中用善書徵入翰林遂舉鄉天鄉試授中書舍人宣德時預修兩朝實錄遷兵部主事仍供事內庭再修宣宗實錄進侍講正統末以內閣曹鼐等薦與修撰王振教習庶吉士景帝立九載擢進侍講學士直經筵時里人楊翥入邸主鉉家始翥教郕邸舊僚帝時召見因薦鉉及呂原可大用帝以其奏授中官宋某者曰缺有缺以聞已而中官

病召醫醫欽長洲人問識劉先生否醫曰劉學士古人也中官曰上素知之行大用矣醫退以告且要相見鉉不可既而協曰上奚從知我必蕭言也主于我而薦我人將以我為請屬于會禮部缺侍郎中官以蕭鎡進帝命送閣中陳循擬用鉉江淵意不欲進語中官曰鉉素不任劇乃改用編修薩琦鉉聞而喜曰江公知我景泰三年以高穀薦遷國子祭酒諸生[illegible]淘資格多為權要所持鉉與諸生約應出身者必六館共推他日有越次者衆譁之至不能容此風遂絶時以國計不足故遣監生有呂勝等八十一人不顧

歸部徵俟其月廩鋕言養才國家急務令倉廩尚盈
柰何靳此遂得復給先是有詔死事者許一子入監
鋕請幼穉者就學於家長乃赴監務通一經或詩書
算然後許其出身帝是其言于是年十五以下悉遣
籍時甄別六館生年老貌寢學藝疎淺者斥為民鋕
言諸生久荷教澤豈無片長足錄況離親戚棄墳墓
閱歲既多艱辛備至亦冀稍沾一命以酬其素志今
一旦被斥非朝廷育養人才之意也乞重加考驗年
貌雖衰而學識可取者量與授官常可之命堪教養
者留監如故尋以養母老乞歸持三年服帝欲留之

同辟喪畢赴都時陳詢已爲祭酒帝重銈命與詢並任天順初將册東宮改少詹事侍講讀渝年卒帝及太子皆致祭賻贈有加憲宗立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恭銈性介特言行不苟與人交一于誠敎教庶吉士及課國子生規條嚴整讀書老而彌篤服食儉陋楊士奇嘗至其居湫隘幾難容膝徘徊太息而去子瀚字約之天順元年進士頒詔江南銈戒勿納賄爲傾其橐以行比還仍閫之喜曰不辱我矣歷官陝西按察使以廉慎稱瀚子棨用祖廕至太常卿薩琦字廷珪其先西域人後著籍閩縣琦舉宣德五年進士選

庶吉士授編修為侍郎兼少詹事久之以庶母憂去假歸既還任後懇乞致仕天順初卒時有文學為人狷潔不苟合其名行與銓相頡頏云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宗實錄鐸性介特力學慕古好講求經世務成化九年校勘通鑑綱目畢上言綱目一書實帝王龜鑑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將進講經筵為制治之資也昔宋神宗者通鑑理宗好綱目皆不能推之政治是以終於削弱而不振百世而下未嘗不歎惜于二君而望如陛下今日之舉也且今天下之勢何

如哉有太平之形無太平之實大抵因仍舊習多廢實而徇名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曰勵風俗而縉紳之棄廉恥者自如飭官司也而汙暴益以甚裕軍民也而罷敝益以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瘐于奔命蠲免有詔而征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舉而倖門日開簡練非不行而私挑日衆貴璫府庫之財而有功者不勸罰窮獄覆之案而有罪者罔懲以至修省祈禱之命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垣被震殲門示災上天垂愛無已下民仰治方殷及此而不思竦動旋轉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則誠何憂

也願陛下以今日之事驗之前代既往之迹見其用
其人而興行其政而效則曰今豈亦有是乎見其用
其人而亂行其政而敗則曰今豈亦有是乎以古證
今乾乾業業無時豫怠然後可長治久安而載籍[illegible]
為無用矣帝不能從時塞上有警條上備邊事宜請
養兵積粟收復東勝河套丈疆又言今之邊將無異
晚唐債帥敗則士卒受其殃捷則權豪蒙其賞且尅
侵軍餉辦納月錢三軍亦怨債填膺孰肯為國効命
者語皆切時弊秩滿進侍講直經筵每進講必寓規
諷連遭兩喪居廬飯蔬一如古禮喪除以親不待養

遂不起弘治初言者交薦以原官召修憲宗實錄三年擢南京國子祭酒陳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戴籍復會饌均撥歷六事多得請惟正祀典欲黜吳澄而進楊時從祀寢不行明年謝病去家居將十年薦者益衆會國子缺祭酒部議將起之帝素重鐸特擢禮部右侍郎管祭酒事鐸屢辭不得命乃就道又以求退得進非義所安乞以原官供職優詔不許乃上疏言維持風教請明人倫清仕路革冗員塞捷徑詔允行之是時章懋為南監祭酒兩人皆人師諸生交相慶居五年連章引疾輒勉留至五上始許乘傳歸諸

生千餘人留之不得乃遠送之驛經術淵深學溯程

朱不道兩爲國子師正己率廸嚴課程杜請謁南監

則稍息役錢均之條属籍膳夫錢于官構二書樓以

度鏤版在北則出公費之羨增號舍修堂室橫廟[illegible]

置公廨三十餘居其屬諸生貧者賙恤之死者請官

定制爲之殮家居好周恤族黨與其叔知府省劉田

供祀事其自奉則布衣蔬食終身不厭正德五年卒

贈禮部尚書謚文肅省字世修景泰五年進士授兵

部主事歷官寶慶知府甫下車悉推堂食爲公用大

書真德秀四事十害誡其僚屬仍條民隱十四事請

於朝罷行之春秋行郊野勸農補給牛種計備積可五年乃令府中子弟教之於學皆得食於公又擬朱子家禮自爲十勿請仰民誦習之以法裁其怙終不率者黜縣令二人籍其贓以代民賦境內大治乞補教職不許連乞病又不許以考績請告去任時年方壯既歸日與鐸辨晰性命之旨討論古禮講學方岩書院本之以孝弟學者翕然從其教及卒鐸等相與私謚爲貞肅先生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冬授編修憲宗將以元夕張燈命詞臣

撰詩詞進奉懋與同官黃仲昭檢討莊昶上疏曰

頃內閣傳諭令臣等撰鰲山煙火詩詞臣等竊議此

必非陛下本懷或者以兩宮聖母在上欲備極孝養

奉其歡心耳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陳耳目之玩

以為養也即母后恭儉慈仁風著天下亦宜以煙火

為樂哉況今川廣未靖遼左多虞江西湖廣赤地數

千里萬姓嗷嗷張口待哺此正陛下宵旰焦勞兩宮

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耳目之玩臣等固知陛下有所

不暇及也至於翰林之官雖曰供奉文字實以論思

為職鄙俚之言豈宜進于君上若曲引宋祁蘇軾之

教坊致語以自文是不以堯舜三代之君待陛下也
臣等誦習六經師法孔孟夙夜戒飭惟恐曲學阿世
爲士林羞何敢爲此鄙詞自取侮嫚不恭之罪哉伏
讀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
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讚豈仁義
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宣宗之心故不敢安陳於
陛下若謂煙火細故不足爲聖德之累則舜何必不
造漆器禹何必不嗜旨酒漢文何必不作露臺古之
帝王所以慎小謹微必矜細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
不可長也伏乞將煙火之事一切停止移此視聽以

明目達聰省此貲財以賑饑恤困則災祲可銷和[illegible]
可致國家享無疆之休而陛下奉養兩宮之孝亦莫
大於此矣疏入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惡懋等妄
言乃杖之闕下左遷其官懋得臨武知縣未行以給
事中毛弘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踰三年遷福建
僉事平泰寧沙尤賊聽福安民採礦以杜盜源議處
番貨令通貿易以便商政績甚著滿考合都年止四
十一力求致仕吏部尚書尹旻固留之不可懋學本
程朱踐履篤實既歸屏跡不入城府奉親之暇專以
讀書講學爲事弟子執經者日益進貧無供具惟脫

秉菜羹而已四方學士大夫高其風稱為楓山先生家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部檄屢起之懋以親老堅不赴弘治中孝宗登用羣賢衆議兩京國學當用名儒先既起謝鐸于北監及南監缺祭酒遂以懋補之而懋方遭父憂不赴時南監缺司業且二十年孝宗詔特置司業以羅欽順為之而虛位以待懋十六年服闋懋復固辭不允始涖任乃謹矩度厲廉恥專務實行不尚浮文六館士翕然向風有問者引經析理隨方而荅人人自以為得師監生尤樾母病例不得歸省晝夜泣懋遣之歸曰吾寧以違例獲罪不忍絶

其母子情也先後上修舉學政釐革弊端疏皆譏時
武宗立陳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
事俄引年乞休不俟命竟歸既命下不許疏累上始
得請正德五年起南京太常卿明年召為禮部右侍
郎皆力辭不就言者屢陳懋德望請加優禮詔有司
歲時存問世宗嗣位即家進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其
冬遣行人存問而懋已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
文懿懋為學恪守先儒遺訓嘗言吾以專一見功覺
心中無邪僻之雜又言吾嘗致力精義於進退辭受
之節頗明或議為文章曰小技耳吾弗暇有勸以著

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惟芟其繁可也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生三子兼令業農縣令遇之諸子釋耒罷迎人不知其貴公子也子嘗省懋於南監徒步往道逢巡檢被笞已知而請罪懋曰吾子垢衣敝履爾安能識懋遺之晚年三子一孫盡亡嗣孫又不慧年八十二始生少子接後應為周子生從子拯字以道幼從懋受學登進士為刑部主事忤劉瑾下詔獄謫梧州府通判瑾誅擢南京兵部郎中嘉靖中累官工部尚書桂萼欲復海運延公卿議得失拯曰海運雖有故事而風濤之險百

倍於河且天津海口多淤自古不聞有濟海者議遂
寢南北郊議起極力言不可遂失帝意尋坐郊壇祭
器缺供落職歸久之復官致仕卒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五年會試第一改庶吉
士授編修鐸性廉靜閉門自守不妄與人交武宗立
出使安南餽遺一不受安南人稱歎還遷國子監司
業累擢南祭酒尋改北鐸屢典成均教士切實為學
不專章句常以師嚴然後道尊士有假歸廢學者痛
加訓飭必使悔過乃已人皆肅然久之謝病歸有終
焉之志嘉靖初刑部尚書林俊上言祭酒師儒之長

前代多以德器醇厚者為之誠為國育才以化民成俗非細故也伏見前祭酒魯鐸性質渾樸志尚清純道足以崇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聖明踐祚正育賢成德之時如鐸者宜如孝宗朝謝鐸故事特賜召用以為多士矜式乃復起為南祭酒踰年復請致仕累徵不起卒謚文恪鐸以德望重於時居鄉有盜掠人牛馬或紿云魯祭酒物也立縱之去大學士李東陽生辰鐸為司業與祭酒趙永皆其門生相約各以二帕為壽比檢笥亡有徐曰鄉有餽乾魚者盍然此往詢諸庖食過半矣乃以其餘持詣東陽東陽

書爲業無置酒留二人飲極歡乃去其風致如此趙永字爾錫臨淮人與鐸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復與鐸相繼爲祭酒師道甚著尋遷南京禮部侍郎大學士楊一清重其才欲引以自助乃爲他語挑之永正色曰可以纓冕污吾道乎遂請致仕去人服其廉介

論曰太祖首重太學教育之法備舉人材輩出號稱最盛曁於宣英典刑未隊一時南北兩雍人師蔚起然時勉以失意奄人白頭荷校則尊師重道之風安在乎景帝之世入粟例開生徒冗猥無復祖宗風厲

之意成弘而降科目勢重即胄監益衰而劉謝章尊諸臣猶以碩德清望重於成均士子有所矜式迨後師儒職輕弁髦國子而澤宮之制亦寖廢矣夫瞽宗者風教之源而賢才所由儲就也焉可不終加之意乎是可以觀世變矣